

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

1929年夏,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演出了林语堂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结果被孔氏族人告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由此酿成轰动朝野的一个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

林语堂担当编剧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根据《论语》和《史记》改编的一出新编历史剧,也是林语堂一生唯一的戏剧作品。作为儒家学说的祖师爷,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随着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其地位开始动摇。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林语堂,从“人”的角度切入孔学研究,在这种思维驱使下,创作了《子见南子》。剧中的孔子及其学生子路等人,播扬“圣道”,为谋求一官半职,来到卫国,准备通过“内线”——卫灵公夫人南子,去走卫灵公的后门。孔子和南子见面后,双方共同研讨了“饮食、男女及人生的意义”。不料,一贯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的老夫子,竟然与这位国君的宠姬观点一致。南子提出要成立“文艺研究社”,孔子也至为赞赏,并提出此研究社应按“德、言、政、文”四方面内容去研究。但南子执意不从,坚持要去掉“德”,因为它与

人生是矛盾的。老夫子只好屈从。南子喜上眉梢,旋赐孔子折壁一双。孔受宠若惊,竟然以堂堂“圣人”之躯,拜倒在南子的石榴裙下。剧中的南子完全是一个身着古装的摩登女性,全剧充满了全新的观念和意识。

1928年下半年,《子见南子》首次发表于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上,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各地学校争相排演。但也触痛了复古派的神经,认为这是对“孔圣人”的侮辱。次年6月,地处孔子故里的山东二师经过改编,排演了该剧,终于引发了一场席卷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甚至震动了国民政府的轩然大波。

思想进步的“红二师”

早在五四运动之际,受全国反帝反封建思潮影响,二师学生就曾掀起大规模学潮,在“孔府”门前第一次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其后,进步的学生运动绵延不绝,特别是1926年中共二师支部正式成立后,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党员发展到20多人。二师成了党在曲阜早期活动的中心,被誉为“红二师”。大革命失败后,二师进步力量受到摧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1928年暑假后,毕业于北大、受新文化影响较深的宋还吾来二师任校长。他聘请进步教师,提倡学生钻研新文化新

科学,支持建立了由王宗佩、张继霖(国民党左派)、刘位钧、仇森林(1938年参加共产党)等人组成的进步学生会。学生会组织了俱乐部和剧团,经常组织演出进行宣传。这样,就引起了当地守旧势力的侧目。此前不久的6月,蒋介石曾来曲阜祭孔,强调以“孔孟之道的传播”,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就在蒋介石刚离曲阜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孔封建势力的斗争便爆发了,其主力便是二师进步师生。他们与广大佃户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打倒旧道德”、“打倒旧礼教”、“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响遍全城。这场斗争持续不断地搞了一年。这就加剧了新旧文化的冲突,1929年6月,二师学生会排演《子见南子》,把这场冲突推向了高潮。

“孔夫子”在家乡上戏台

《子见南子》的排演,首先是由共产党员、学生马宗俊向学生会建议的。经过开会研究,学生会一致通过,广大师生也热烈拥护,校长宋还吾、训育主任李灿埒、教务主任蒋程久、总务主任陈登民等均表示同意,这样,事情就决定了。由于演员们不舍昼夜突击排练,数日即成,决定暑假前在招待学生家长会的游艺会上上演。为将演剧消息广为宣传,学生会将海报贴遍了大街小巷,很快轰动了整个曲阜城。因为孔夫子虽受崇拜两千年,但请上戏台供大家观赏,却是

首次,再加上在“圣地”演出“圣人”,更是亘古未有,所以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等到了正式上演时,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在曲阜可谓盛况空前。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坐在前排的“圣裔”们越来越坐不住了,认为这明明是对祖师爷孔子的侮辱,哪里是演戏?最后,在哄闹声中,一个个悻悻退出了会场。演出虽然结束,但风波却由此开始了。

轰动全国 终遭打压

果然,10多天后,曲阜孔氏60户族人,突然联名越级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此状很快又由孔祥熙转送到蒋介石案头,蒋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据此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855号训令”,令其“查明、核办”,并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亲赴曲阜查办。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又召何思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令其对二师“严究”。然而,何思源此时却进退维谷。原来他与宋还吾是山东同乡,又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而且宋又属何思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当时,山东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皆属何思源体系。蒋孔逼何严究此案,实为借机整何,搞掉地方实力派,乘机取而代之。何自然明白。因此,对蒋的命令,明顺暗抗,对宋则明批暗保。他紧急召

集亲信人员,研究宋还吾答辩书,为宋撑了腰。

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二师学生。早在1928年初,蔡元培就提议废止祀孔,没收孔府财产,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客观上成为《子见南子》爆发的诱因之一。此案发生后,蔡、蒋认为学生排演新剧,并没有侮辱孔子,孔氏不应小题大做。7月初,当何思源以商量筹办青岛大学为名邀请其师蔡元培、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对《子见南子》案的应付办法时,蔡又对何说:“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坚持抵抗,决不让步。”有趣的是国民党曲阜县党部,虽然与二师进步师生对立已非一日,但因久被孔府氏族藐视,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此时也想借二师力量打击孔府霸气,出出心中怨气,因此表面上也支持二师,在此案的处理上听何思源的。看看一连几天没有动静,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提出弹劾。在此压力下,何思源只得委派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调查。朱、张二人本系新派人士,又受教育部、厅影响,到曲阜后,只到学校调查,不去孔府,结果认为孔氏所控,均查无实据。据此,教育部很快发出952号训令,指出宋还吾及学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于置议”。至此,孔

府更加不服,于是再具呈上告,并连朱、张一并告发。面对如此严重形势,宋还吾于7月8日、28日发表了《答辩书》、《答〈大公报〉记者》,驳斥孔府的污蔑。并且在7月中旬,由二师学生会通电全国,呼吁人民及各界人士给予声援和支持。上述文、电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士、团体甚至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写文章,予以二师声援,全国许多报刊也竞相出社评、发消息,一时朝野喧腾。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此时的何思源见事情闹大了,怕闹到自己头上来,所以便想从速了结此案。于是,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突然发布了1204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未再发表悖论。8月9日,《申报》刊出了“二师校长宋还吾撤职”的报道。不久之后的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位钧和王宗佩又被开除学籍。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便倏然而止。

《子见南子》案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师进步学生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其中,虽无党组织领导,但二师内仅有的几个党团员都积极投入了斗争,成为骨干,如共产党员马宗俊,与学生会会长刘位钧关系十分密切,有事不时磋商,共同谋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赵子云(摘自《世纪风采》)

为爱放手,初恋情人把丈夫还给结发妻

2007年12月16日,重庆市万州区金三角大酒店正举行着一场特殊的婚礼。在一片祝福声中,钟文芳将自己的初恋情人邓君和他的前妻伍思琪的手牵在了一起,轻轻地对他们说:“对不起,祝你们还做一对好夫妻!”那一刻,三个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横刀夺爱,昔日恋人的家被拆散

今年33岁的钟文芳与邓君都是重庆市开县人,他俩上高中时就相恋了,1994年,又一同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他俩出双人对,恩恩爱爱,让同学们都羡慕不已。然而,1998年毕业分配时,钟文芳为了留在重庆万州,背弃了与邓君长达6年的爱情,与实习时的药厂老板匆匆结婚。

邓君忍受着失恋的痛苦回到家乡后,一边工作,一边发奋苦读,终于在2年后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生。200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万州区一家研究所工作,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万州一所中学当教师的伍思琪,不久他俩建立了恋爱关系,伍思琪虽然知道了邓君与钟文芳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恋爱史,但她觉得邓君的这番经历会使他更加珍惜爱情。在相识5个月后,伍思琪与邓君于2003年国庆节结了婚,次年就生下了可爱的女儿。钟文芳与药厂老板结婚时,以为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岂料到了2006年7月,丈夫转让了经营10年的药厂,与情人远走上海!钟文芳绝望地打算服毒自尽。7月19日晚,她终于打通他的手机,哭着说:“邓君,我对不起你。我马

上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下辈子我一定和你做夫妻……”

邓君吓坏了,他找到平时和钟文芳要好的女同学丁兰,一起赶到了钟文芳家。钟文芳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那一夜,昏迷中的钟文芳一直叫着邓君的名字,邓君心急如焚,在医院抢救钟文芳的过程中关了手机。伍思琪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放心不下,一夜未眠。第二天,伍思琪一次次打电话给丈夫的单位和同学朋友,可都没有丈夫的消息。晚上8点,就在她准备报警时,邓君终于打电话回来说:“我在三峡医院,一个朋友自杀,刚刚抢救过来,我今天晚还能回家。”

7月21日下午,伍思琪将女儿托付给一个同事后,带着买好的饭来到医院。在急诊室,她一眼看到丈夫坐在一张病床前打着瞌睡,病床上躺着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钟文芳。伍思琪忽然明白了什么。她轻声问丈夫:“她就是钟文芳吧?”邓君点了点头。

伍思琪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虽然心里有着隐隐的醋意,但善良的他觉得最要紧的是让钟文芳活下来。于是她每天早中晚分别做适合丈夫和钟文芳不同口味的饭菜送到医院。

10天后,钟文芳出院了。开始,邓君每隔一天去看钟文芳一次。谁知,钟文芳却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邓君了,只要邓君不在身边,她就会烦躁不安,便常常打电话给邓君。而邓君接到电话便立刻奔出家门,常常半夜才回家。伍思琪为此痛苦万分。一天深夜,当邓君从钟文芳那里回家后,她含泪质问:“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你是不是该想想我的感受?”邓君喃喃地说:“我现在是她唯一的安慰,如果我这时候离开,她会受不了的。”

2006年9月26日,伍思琪和邓君带女儿到麦当劳吃饭,为了吃顿安稳饭,伍思琪特

意关了邓君的手机。可吃过饭后回家时,还没进门,他们就听见家里的电话持续不断地响着。

邓君赶到钟文芳家里时,钟文芳正哭得死去活来。她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为什么关机?”接着,她问邓君,“你爱伍思琪吗?”邓君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钟文芳说:“我曾经辜负你,我想今后和你在一起,好好爱你,补偿你。”那天晚上,邓君没有回家。

善良柔弱的伍思琪常常独自流泪到天亮。她努力挽救他们的婚姻。2006年10月的一天,伍思琪亲自找钟文芳交涉。伍思琪哭着问钟文芳:“你究竟想怎么样呢?”钟文芳也哭着说:“我并不想拆散你们的家,可没有邓君,我无法活下去。”当天晚上,走投无路的钟文芳再次企图自杀。11月中旬的一天,伍思琪再次找到钟文芳说:“再这样下去,就是你钟文芳不自杀,我和邓君也会崩溃的。与其大家都痛苦,不如就牺牲我一个吧。如果你们在一起能够幸福,那我也值了。”那一刻,钟文芳为伍思琪的善良和大度感动得直想跪下来!

2006年11月30日,伍思琪与邓君办了协议离婚手续。半个月后,邓君和钟文芳结了婚。

茫然无措,“新婚丈夫”心系前妻爱女

钟文芳以为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可以从此幸福快乐了。她每天去超市买菜,做些可口的饭菜,等邓君下班。吃完饭,她希望邓君能陪着她出去散散步。但邓君被伍思琪“惯坏”了,习惯了饭后把碗一推,就心安理得地去书房,看书或者上网。“我一直是这样的呀?思琪知道我工作忙,从来不打扰我。其实呀,你应该出去工作。那样你就不空虚了。”听着丈夫的解释,钟文芳感到异常失落和

沮丧。

邓君非常喜欢女儿,每周都要探望两次。回来后,他会情不自禁地说起女儿的可爱和伍思琪的艰难。钟文芳心里酸酸地说:“每个女人都是这样的。”邓君却说:“你又没有孩子,怎么知道做母亲的不易?”钟文芳被他的抢白气得大哭起来。每天晚上8点半,邓君都会打电话给伍思琪,问孩子的情況。半睡不醒之间,他会喃喃地叫着女儿的乳名“圆圆”,他始终牵挂着他的女儿和前妻啊。

钟文芳知道伍思琪一个人带孩子的难处。为了减轻邓君和她自己的内疚,她想给她们母女一笔钱,让伍思琪和孩子生活得好一些。谁知邓君断然拒绝说:“我和伍思琪有能力养活女儿,不需要别人的钱!”有一天,钟文芳对邓君说:“我给你生个孩子吧。”女人爱一个男人,才会想给这个男人生孩子,她心想邓君这个不明白这种道理。谁知,他却像没听懂似的说:“我有孩子呀。”钟文芳哭着向他喊道:“我是说我们的孩子!”

2007年8月,邓君要去北京学习一个月。临走前,钟文芳陪邓君到超市买出差用品。进了超市,邓君直奔儿童用品柜,选了一堆玩具,最后停在妇女用品面前,挑了5包钟文芳常用的一种牌子的卫生巾。钟文芳笑道:“哪有老公给老婆送这东西的?”邓君脸红了,嗫嚅着说:“我是给伍思琪买的,因为她总是舍不得买好牌子的用。”钟文芳愕然,僵在那里。

邓君不在家的日子,钟文芳认真思量起她和邓君以及伍思琪的关系。她明白无论她和邓君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也根本不可能找回当初的爱情了。因为,伍思琪母女以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她和她的心灵隔开,让她俩无法逾越。正当她不知该怎么办时,她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把

你的老公还给你》的文章,她惊叹世上竟有与自己的经历如此类似的人和故事,更为文中女主人公促使自己所爱的男人与其过去的恋人再续前缘的大义真情所感动。

幡然悔悟,把丈夫归还其前妻

2007年9月初的一天夜里,钟文芳正要休息,电话铃声尖锐地响起。伍思琪打来电话,带着哭声说:“邓君在吗?圆圆发烧40℃,都抽筋了。”伍思琪大概急糊涂了,忘了邓君还在北京没有回来呢。放下电话,钟文芳穿上衣服冲出门家。

钟文芳赶到伍思琪家时,伍思琪很吃惊,但她俩都没顾不上说话,就急忙把孩子送到了儿童医院。医生说孩子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肺炎,要立刻输液。输液后,孩子的体温降了下来,但要留院观察。伍思琪让钟文芳回去,钟文芳却坚持留了下来。次日早晨,伍思琪因为学生要考试,想打电话让她母亲过来看孩子。钟文芳说:“我留下来照顾邓圆吧。”伍思琪感激地说:“谢谢钟姐。”

3岁的小圆圆醒来后不见了妈妈,问钟文芳是谁,钟文芳说:“我是钟阿姨。”谁知圆圆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们幼儿园的阿姨说是你抢走了我爸爸,妈妈也说你爱我爸爸。”钟文芳鼻子一酸,问圆圆:“你不想爸爸?”圆圆说:“想,非常想。妈妈说,我小的时候爸爸天天抱着我睡觉。我好想让爸爸抱着睡觉。”钟文芳忍不住落下来泪,说:“好圆圆,钟阿姨把你爸爸还给你,让爸爸天天抱着你睡觉,好不好?”圆圆快乐地拍起手,伸出一根小手指到从前,也根本不可能找回当初的爱情了。因为,伍思琪母女以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她和她的心灵隔开,让她俩无法逾越。正当她不知该怎么办时,她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把

中午,伍思琪把圆圆接回家了。钟文芳怕她一个人忙不开,当晚又去了伍思琪家,伍思琪显然已经听女儿说了什么,

她对钟文芳说:“钟姐,小孩子瞎说话,你别在意。”钟文芳却诚恳地说:“我和圆圆的约定是有效的。我真的想好了,要把邓君还给你们。”

钟文芳满怀愧疚地说:“思琪,是我太自私了。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把邓君给了我,我对你怀着深深的感激,同时也有深深的内疚和羞愧呀!我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两年,可我们并不幸福。‘一日夫妻百日恩’那句话没错,邓君的心里从来也没有忘记你们。我和一个天天想着他原来的妻子和女儿的人生活在一起,哪里还有幸福可言呢?”

2007年9月21日,邓君从北京回来时,钟文芳去车站接他,主动提出先去看孩子。圆圆一见爸爸,立刻飞奔过来。圆圆附在邓君的耳边说:“爸爸,我和钟阿姨拉了钩,她说要把爸爸还给我了。”伍思琪听了,连忙岔开话题。

回到自己的家后,钟文芳主动向邓君说了她这段日子对爱情和婚姻的思考。钟文芳说:“我不想背负太多的愧疚生活,更不想和你同床异梦。你不快乐,我也不快乐啊!”邓君也敞开心扉对钟文芳说:“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只知道自己爱过你,你需要我,我不能离开。但是,离开了思琪和你生活在一起后,我却又发现我和思琪和孩子已经不可分割,我因此也一直感到茫然和痛苦啊!”钟文芳告诉邓君,她已经托朋友在昆明为她买一套房子,她要去那里找一份工作,希望自己能在那里开始新生活。钟文芳说:“以后,我们仍是好朋友!”

2007年12月16日,在金三角大酒店,钟文芳的几十个同学和朋友为邓君和伍思琪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钟文芳亲自担当了他们的证婚人。(本文人物均为化名。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上网) 黄宁斌